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



最后的绝招

聂鑫森◎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



最后的绝招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 策 划：尚振山
策划编辑：东 方
责任编辑：杨 洋
封面设计：三棵树
版式设计：麒麟书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绝招/聂鑫森著.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2010.4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

ISBN 978 - 7 - 5463 - 2831 - 7

I. ①最… II. ①聂… III. ①小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9601 号

书 名：最后的绝招
著 者：聂鑫森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mm × 1092 mm 1/16
印 张：17.5
版 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 - 18 栋底商 A222 号 (100052)
电 话：010 - 63106240 (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 - 7 - 5463 - 2831 - 7
定 价：35.00 元

一种文体和一个作家群体的崛起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序

最近几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开始接触并关注小小说文体和小小说作家作品。在我的印象中，小小说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体，它的源起可以追溯到《山海经》《世说新语》《搜神记》等古代典籍。可我又觉得，小小说更是一种年轻的文体，它从上世纪80年代发轫，历经90年代的探索、新世纪的发展，再到近几年的渐趋成熟，这个过程正好与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同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而且这种现象昭示着小说繁荣的又一个独特景观正在向我们走来。

首先，小小说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符合读者需要、很有大众亲和力的文体。它篇幅短小，制式灵活，内容上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气息，所以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历经20年已枝繁叶茂的小小说，也被国内外文学评论家当做“话题”和“现象”列为研究课题。

其次，小小说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小小说最大的特点是“小”，因此有人称之为“螺丝壳里做道场”，也有人称之为“戴着

镣铐的舞蹈”，这些说法都集中体现了小小小说的艺术特点，在于以滴水见太阳，以平常映照博大，以最小的篇幅容纳最大的思想，给阅读者认识社会、认识自然、认识他人、认识自我提供另一种可能。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小小小说文体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离不开文坛有识之士的推波助澜，离不开广大报刊的倡导规范，离不开编辑家的悉心栽培和评论家的批评关注，也离不开成千上万作家们的辛勤耕耘和至少两代读者的喜爱与支持。正因为有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小小小说才得以在夹缝中求生存、在逆境中谋发展。

特别是2005年以来，小小小说领域举办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活动，出版了不少“两个效益”俱佳的图书，也推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家和标志性的作品。今年3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出台了最新修订的《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正式明确小小小说文体将以文集的形式纳入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评奖。而且更有一件值得我们为小小小说兴旺发展前景期待的事：在迅速崛起的新媒体业态中，小小小说已开始在“手机阅读”的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这一点的未来景象也许我们谁也无法想象出来。总之，小小小说的前景充满了光耀。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小小小说名家档案》的出版就显得别有意义。这套书阵容强大，内容丰富，风格多样，由100个当代小小小说作家一人一册的单行本组成，不愧为一个以“打造文体、推崇作家、推出精品”为宗旨的小小说系统工程。我相信它的出版对于激励小小小说作家的创作，推动小小小说创作的进步；对于促进小小小说文体的推广和传播，引导小小小说作家、作品走向市场；对于丰富广大文学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人文精神世界，提升文学素养，提高写作能力；对于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最后，希望通过广大作家、编辑家、评论家和出版家的不断努力，中国文坛能出更多的小小说名家、大家，出更多的小小说经典作品，出更多受市场欢迎的小小说作品集。让我们一起期待一种文体和一个作家群体的崛起！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

何建明

目 录

■ 作品荟萃

客栈一夜	(1)
暮 归	(5)
逍遥游	(8)
治 印	(11)
赠 印	(14)
鲜于先生汤	(16)
头上是一片宁静的蓝天	(20)
墨竹图	(23)
紫玉英	(26)
楚风轩	(29)
狗 眼	(32)
丹青引	(35)
夜来麻将声	(40)
戒 酒	(43)
盛记裁缝店	(46)
装 修	(49)
搬 家	(52)
真 爱	(54)
碧荷圆影	(57)
红纱珠灯	(62)

证 人	(65)
闯红灯	(67)
画 圆	(69)
百字小说(十六题)	(71)
春雨垂钓图	(75)
校 徽	(79)
签 名	(81)
大 师	(84)
暗 记	(87)
永远的鹤	(89)
荷花池主人	(92)
洗 礼	(96)
乐曲米粉店	(100)
名琴师	(104)
名鼓师	(107)
断 桥	(110)
刻瓷圣手	(113)
绿莲蓬	(116)
桥的梦	(120)
藏 獒	(124)
移站牌	(127)
一贴灵中药铺	(131)
最后的辉煌	(135)
管城笔坊	(138)
黄花梨	(141)
生死劫	(144)
彩墨画屋	(148)
废报纸	(152)
珠光宝气	(156)
古 井	(159)
美丽的小茶杯	(163)



京 哈	(166)
冯 嫂	(169)
红色的“奥迪”	(172)
最后的绝招	(175)
票 友	(178)
弟 子	(181)
黄 宝	(184)
玩 家	(187)
同 学	(190)
真如住持	(193)
忍仁和正光	(198)
妙清住持	(202)
男 旦	(206)
最后的核雕	(209)
医 心	(213)
凝 视	(216)
相濡以沫	(219)
打 赌	(222)
王谢子弟	(226)
琴 证	(229)
怀念一种声音	(233)
定 金	(236)
三人行	(239)
琥珀手链	(242)
天字罐	(245)
古 玉	(248)
戏 衣	(251)
酒 色	(256)

■ 作品评论

- 聂鑫森与贺绍俊的一次“后对话” 贺绍俊 (259)
传奇与诗的良缘 李元洛 (263)

■ 创作心得

- 注重小小说的文化品格 聂鑫森 (265)

■ 创作年表

- 创作年表 (266)

客栈一夜

黑黝黝的山影，一叠复一叠，极凝重极肃寂，压迫着这座两层的古旧木楼，时而吱吱地响几声，仿佛不堪重负。初冬的寒意细密尖利，穿透厚实的夜色，再自板壁木隙中刺入，切割旅人的梦。

我怎么也睡不着，年岁大，且是长途跋涉，负荷一个画夹及简单行李，不能不说是疲倦难支。也许是初入山地的不惯，也许是这客房中此起彼伏的鼾声，破碎了我的梦境。然而，我自知全不是，是这小客栈带给我的谜似的新奇，折磨尽我的困顿。

这小客栈地处荒僻，三面大山，门前是一条自古及今的窄窄的通道，居然有人来投宿。连我一时迷失路径，于苍茫暮色中见一点如醉猩红，便“吸”到这里来。

檐下挑出一个红灯笼，长圆状，上有细颈，如一古瓶，造型极雅。大门上方，竟置一块漆色斑驳的匾额，暗金色的字依稀可辨，名曰：利贞。门两旁嵌一副对联，是用刀在紫檀木板上雕凿的，联语是：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

店名与联语皆是六十四卦中“乾卦”的卦辞。想到这山野之中，居然有懂得这深奥义旨的人，便惊诧不已。而店主人又是一个须眉皆白的老者，衣装简朴，相貌却是清奇不俗，仿佛在《清明上河图》的古客栈中，和他谋过一面。

待店主热诚安置好一切，对我说：“老哥子，楼下的厅堂燃着木炭火，还有一伙子人，喝杯热茶，扯一扯淡，保你一觉睡到天亮。”

厅堂里果然置一大盆红灼的炭火，一伙人团团围坐。见我来，竟纷纷让座，客气地打招呼。未到火边，心便热了几分。

“刚到？”一位头扎长巾的壮实汉子笑问道。

我点头，在他身边的条凳上坐下。

店主给我泡了一杯茶，也挤坐到人群中。

居然有一个年轻女子,和一个秀气的男子同坐一条凳。

那女子的头发绾到脑后,梳成一个“巴巴头”,身材娇小,双眸极清亮,不像一般农妇。

萍水相逢,又是围炉向火,平添了许多亲热。只是并不自报家门来一些客套,相对一笑,便成故交而已。

身边的汉子对我望了一阵,忽伸出右手,用食指和拇指弯成一个“圆”,说:“老哥子,可要这样货?”

我不懂是什么意思,只好笑了笑,不便答话。

他又翘起拇指与尾指,塑出一个“六”来,眼睛盯住了我。

出于礼貌,我摇摇头,表示不懂。

他不言语,有些憾意,大概以为我对他的什么“货”不需要。

一个独眼汉子忽从口袋里掏出几大把板栗,埋到炭盆的火灰中去。“请你们吃煨板栗,只是莫嫌弃。”

店主打个哈哈:“这趟板栗生意该有大宗进益?”

独眼汉子不做声,只是笑。

炭火艳艳地红,如一盆盛开的杜鹃,烘得每张脸生出光彩。

“只可惜你爹那年死得惨,被戴红袖章的人反绑了手,从两丈高的石台上推了下去。”

一时屋里空气凝固,只听见火星子爆裂的声响。

谁问了一句:“打猎的汉子又放套子去了?”

“他想捉香麝,割那香卵子发财。这药治得伤,打得胎,金贵得很。”

答话的是一个中年人,手里捏几根银针玩耍,看样子是个草药郎中。

有人“咳”一声,随口吐出一团稠痰。是个蓄着鼠须的清瘦老者。

“闲来无事,我给你测个字如何?”

他把目光投向我。看得出他是专操这营生的。对于长期关在美术学院的我,即刻催发出无穷的兴趣。

“那就有劳尊驾了。我测一个‘村’字。”

他沉思片刻,又在手心画了一阵,说:“木以长材为贵,一‘寸’之‘木’亦何所用?但于你则可以‘寸木’高接岑楼,长此下去,必有造化也。”

我心一震,想见这“寸木”可是指伴随我大半生的油画笔?忙说:“多承谬奖。”

板栗煨熟了，独眼汉子扒开火灰，一一取出，每人分十来颗。剥开细嚼，香甜爽口。

那女子对身边的男子说：“这夜长，我们来唱一段‘三棒花鼓’，如何？”

男子眉眼间溢出许多喜悦，便点点头。

女子转身上楼，取来一锣一鼓。

女子坐下把鼓夹在两膝间，男子提起了锣，居然不需琴弦。这“三棒花鼓”大约是指两鼓槌加一锣槌。

我依稀记得在书上看过这方面的文字，它是土家族的一种古老的演唱样式。

他们咚吭咚吭地把锣鼓打响，听报曲名是《李三保与吴凤姑》。女子一边打鼓一边唱，男子只管打锣。

女子嗓音不甚清亮，带一点沙哑，但却有一种说不清的情感奔泻而出。说的是一个土家族女子吴凤姑，与一个汉族的青年李三保悲欢离合的故事。当“吴凤姑”叙述身世，唱到那句“我的命苦呃苦呃苦”时，音调翻得又尖又高，竟淌出泪来，一脸戚然。

唱毕，满座都叫“好”，他们忙深鞠一躬表示感激。

我突然从他们的装束上，猜出这女子是土家族人，而这男子分明是汉人。他们是夫妻？还是情人？

我身边的汉子，一直默默地勾着头，似未闻，似未见，径直想他的心事。

到子夜，我们都回客房去。楼上只一大一小两间，那对青年男女住在小客房里。

异地忽与这些陌生人相聚，竟有如此多的玄妙，使我久难入眠。我只能略略地猜测他们是干什么的，却不可知道他们的身世，一切皆如谜。

打手势的汉子他要向我兜售什么“货”，那个“圆”是代指旧日的银圆还是鸦片烟饼子？那独眼汉子的爹定是死于“文革”中，是因什么而死则不可知。这小客栈是何时所建？那店名那对联非一般人可拟出，店主先前是做什么的？

墙角那个方位，有人翻身，木板铺响得很沉重。隔壁的小客房里，忽传来低低的争吵声。

“下一处到八角寨怎么不好，那里有好几家要娶亲嫁女，想听‘三棒花鼓’哩。”

“不去！你以为我不知道，那里有你的一个花妖精。下一处到大盘镇去，偏不走那一方！”

“好好好，都听你的……”

女子轻轻地笑了。

一切又归于平静。

太疲倦了。我的身子忽轻轻飘起来，似风中的绒蓬，眼皮一合，沉入了一个梦。

天亮时，我醒了过来，屋里竟不见一人，都走了。

恰店主上楼来，我便问他们哪去了？

他微微一笑，说：“和你打手势的汉子四更天就跑了，把房钱丢在床上，他干的营生鬼着哩。打猎的汉子在山上不慎跌伤，草药郎中忙去看视。其余的都走了，来无踪，去无影，大山里讨生活，不容易。”

我还想问下去，未开口，老者摆摆手，说：“太阳都要出来了，老哥子，你也该上路了。”

是的，何必问呢？生活原本是深奥难懂的。只是遗憾，刚一聚合，又是分离，如风吹云散，走得远远的。

这世界才成为一个世界。

老者见我惘然若失，又说：“他们走时，要我向你道歉，没当面辞行。”

忽觉喉头有些哽咽，好久才说出一句：“下次他们来时，请代我谢谢他们。”

老者下楼去了。

我摊开画夹，把昨夜的印象，急速地勾勒下来……

暮 归

夏日夕光灿烂了一天云锦，织出无数奇瑰花样，飘在远近的苍翠山巅，若用剪子铰下，做成服饰，定是人世间的稀罕。可惜这景状不能持续长久，渐渐淡去，淡成青灰，而后深灰，不久便于灰中透出些墨黑来。

天要夜了。

四乡八镇，十日才有一墟。因夜的临近，条条人影疏散着白天的拥挤与喧闹，向远近各处摇曳而去，只可见一点一点灿白的光，那是苗家女人颈上或手上银饰的矜持。不久，一条长长的街便空了，只有几条狗犹赖在白日卖肉的木案前后，嗅找掉落的肉末骨屑。有女人拉长嗓子，喊玩得得意忘形的儿女归家，亦如一支起落有致的歌谣，把夜轻轻摇晃。

这偏僻远地的墟场，除物资的交流外，往往还会酿出无数痴男情女的向往，将许多日子独门孤户的寂寞，换作一番缱绻浓稠的欢乐。

孤独是年轻的，即便是上了年岁的，也能找回一些往昔的遗憾，将旧梦于无人处细细缝补。因此散墟后，大多是双双对对地归去，紧紧相挨恨不得贴成一个人，低低唱起苗歌，一应一答，叙说心中的欣喜、忧愁和哀伤。可惜那歌无人能录，便永成一个秘密，被各自带了回去，做许多日的咀嚼。

星子疏疏地从云中跳出，好看地排印在墨蓝的天宇。从那幽蓝的大山后，浮上一弯羞羞的眉月，嫩黄如豆芽，忽被一个树杈挂住，便不动，款款地笑。

他们在山边一条溪涧边站住，低着头，不做一声，如一座雕塑。男子头上扎长巾，骨架壮实如山豹，宽阔的背似一面坡地。女人头发绾系一方青帕，颈上扭花银圈发出柔媚的光。各自身边放一只竹背篓，一碗盐、几尺布、数只菱形纸包，浅浅地抹平了篓底，剩下偌大的空间，去盛那不可言状的情。

溪水缓缓地流，在淡微的月光星光下，绝似一段透明的绫罗，有鱼影掠过水底，便是这绫罗上的图案。

四无人，身边唯一一株苦楝树相厮守，斑斓叶影稀疏地画在他们的衣服上，凝然不动。山上乱草杂树间，沙沙一阵响，应是窜过一对麂子，或是故交，或是新恋，过不久，不远处便有痛苦的亢奋的呻吟声传来。

女人身子一颤，叹了口气，极短，但却使那男子惊悸。

男子从背篓里拿出一段布，轻轻地放入另一个背篓。女人依旧不动，缓缓抬头，眼中迸出两颗泪，滚落下来，把夜溅出两个洞眼。她眼角的细纹收紧，忽从唇间静静地流出一支歌，没有词，只有曲调，哀哀地跌落在地上，轻盈跳几下，再跌入溪流，一起漂到山外去。

“……跑了！到深山老林里去，喝泉水吃野菜，也活得惬意。”

女人终于说出这句话。

每次她都这么说。

“你有两个伢，我也有两个，跑了，他们怎么搞？”

男子极艰难地重复先前说过的话，自己并不觉察，厚厚的唇呆板地翕动。

“总算十天有一个墟，要不还有什么盼头？”

“等到老了，死了，再结伴。”

一片云飘忽过来，把月牙涂去，一切便沉入漆黑。

草丛间射出蟋蟀的叫声，凄清凌厉，想冲破这沉闷的窒息。然而云不走，月牙又柔弱得不能从云中拱出。

“回去你又要挨打。”

“我不怕。我恨你，你什么都不想丢。男人不是好东西。”

男子抱头蹲下，许多的羞愧和痛楚，重得使他无法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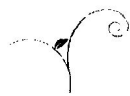
女人眼中流出怜悯，想起儿时与他在一起的情景，心上又泛起丝丝暖意，便走过去，拉起男子，极温柔极妩媚。然后背起背篓，痴痴地说：“十天后……”

男子揩一把泪，点头。

女人朝山上走去，脚步极快捷，茅草沙沙响得沉重。尽管月光被遮挡，她仍熟谙这条路，几弯几曲，几坡几坎。心中稍一算计，竟走了不少年头。

男子依旧立着，看女人渐行渐远（其实看不见，是听），猛地在胸口上擂了一拳。

云终于飘走，月光媚媚的，山的轮廓，树的姿态，溪的波纹，皆一一显现，



反射出一片淡淡的光晕。

好静。

又看见她了。已走到那山巅上，月光细细勾出一个倩影，银项圈与银手镯一闪一闪。她停住脚，站了好一阵，将一个美丽的印象，赠给山下的他。然后如一匹魔，飞蹿到山那面去，倏忽不见。山那面依旧是长长的小路，依旧是媚媚的月光……

他转身从另一条路归去，一个淡淡的影子追随他，移向远方。背篓很轻，一包红糖是给妻子的，一包点心是给他的伢儿的，还有新得的一个“约”，竟重重地压在脊背，使他步履艰难，喘气不止。

抬头望前面，兀立一座大山，山那面才是他的家。一条小路被乱草遮掩，袅袅地飘过山去，他挣扎着拽住，弓起腰爬那太陡的山。

月牙已升得很高，光亮渐渐淡微，似乎要闭上倦眼睡去。

只有山半醒不醒……